

大追捕

郝敬堂 赵剑平 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JUNSHIKEXUECHUBANSHE

大 追 捕

主编 郝敬堂
赵剑平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22 号

大 追 捕
郝敬堂 赵剑平主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0.5 印张 278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ISBN7—80021—564—4/1·012
定价:6.60 元

内 容 提 要

哪里有魔鬼，哪里就有降妖斩魔的利剑；哪里有邪恶，哪里就有驱邪灭灾的法师。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交战，这是一场凶虐与勇敢的较量。在风雪弥漫的青藏高原，在人迹罕至的大漠深处，在猛兽出没的原始森林，在茫无边际的戈壁荒滩……他们与“魑魅魍魉”周旋，与“凶神恶煞”搏斗。面对滴血的屠刀，面对死神的威胁，他们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每一个武警官兵都不会忘记的神圣职责。

本书收录的 20 几篇报告文学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武警官兵擒拿罪犯艰苦卓绝的奇险经历。呈现在你面前的有“魔鬼”的狰狞，有“天使”的悲哀，有血与火的鏖战，有人与“魔鬼”的厮杀……这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画卷，将把你带进一个憎爱分明的理性“王国”。

事件真实，惊险奇特，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目 录

1. 1号通缉令 郝楠(1)
2. 武警在行动 傅月琳(9)
3. 海上“武工队” 冰晶(28)
4. 中国西北角的梦呓 赵剑平(41)
5. 神掌刘政扬 苏沛(54)
6. “刘大侠”传奇 星辰(66)
7. 大漠追踪 王冀(91)
8. 苍山出奇兵 朱集(106)
9. 军火库,十万火急 徐清平(127)
10. 喋血边关 业春剑(137)
11. 乌拉草原大行动 理明(150)
12. “蓝博1号”覆灭记 刘立献(167)
13. 智取“黑水洞” 刘应荣(177)
14. 撒网鲁西南 黄先进 岳南(185)
15. 黄金国的疯狂秘密 潘仕明(198)
16. 芦苇荡里的枪声 刘彦军(231)
17. 西岳魔影 党高明(244)
18. 血溅宁国 金运明 王绍智(255)
19. 死谷幽灵 暴玉怀(268)
20. 疯狂大劫狱 业春剑(270)
21. 追捕在八闽大地上 吴文先(293)
22. 女子擒敌队 王学良 江智勇(308)

1 号通缉令

郝楠

电传机在轻轻地富有节奏的转动,它忠实地记录着一段并不轻松的文字:

通缉令 兵公字 001 号

(一)

2月23日,罪犯陈新荣,原农三师四十九团劳改农场四中队分队长。陈利用执勤之便,将本场在押犯王新发放出后,一起逃跑,去向不明……

通缉令在兵团武警支队决策者们手里传递着。会议室俨然象一个考场,面对这一道从未遇到过的考题,考生们蹙眉凝思。

战前讨论会在紧张进行,伴着室内超浓度的烟雾和那份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通缉令,决策者各陈己见,认真分析案情。

“追捕对象一个是熟悉我方情况具有一定反追捕能力的劳改干警,该犯身着警服,有一定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险性。另一个是‘二进宫’的诈骗老手,狡猾多端。必须以智取胜,不能麻痹轻敌。”

“罪犯逃跑后,在当地隐蔽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性是乘交通工具出逃。一种可能是在乌市乘火车逃往内地,另一种可能性是在乌市乘汽车逃往北疆出境。”

“两犯如果抵达乌市,有可能在车站地区附近活动或住宿,因此,必须以火车站、汽车站及其附近旅舍为重点,全面查控。”

“迅速与铁路公安处、火车站派出所取得联系,请求协助;由直

属中队抽调兵力对火车站附近的交通、旅舍进行清查；机动中队尽快赶到大河沿、哈密等火车站设卡堵截。”

分析、验证、推断，决策者们集思广益，一套追捕方案很快出台。法网已经布下，只待收网拾鱼。

(二)

大漠的夜，空寂、沉深、安谧，一切都沉沉地睡去了，醒着的只有那轮斜挂着西边天际的弯月，它象一个忠实的守护神窥视着夜幕掩盖的罪恶。

沙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淡淡的月光映着那两个歪歪斜斜的身影。

走在前面的人叫王新发。这是他第三次逃跑了，前两次运气不济，不但没逃脱，反而受到了加刑的处罚。这是第三次，虽说庆祝成功还为时尚早，可这毕竟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开端。值得庆贺的不但是自己能顺利出逃，而且还有一名管教干警当“保镖”，想到此，他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

紧跟其后的人叫陈新荣。他艰难地迈着麻木不听使唤的双腿，越走越觉得心情沉重。罪犯与好人之间的界河就那么一步之遥。几个小时前，他还是堂而皇之的管教干部——罪犯的克星，转瞬间却身不由己地走进了囚犯的行列，自觉与囚犯为伍。身上虽然还穿着那套标志法律神圣和威严的警服，可自己却远远地走进与其身份迥然不同的另一面。是福？是祸？他矛盾的心理激烈地斗争着。

法律是无情的。作为管教干部，陈新荣深深地懂得这一点，私自放跑犯人该当何罪，陈新荣一点也不糊涂。说到底，是一个更加有诱惑力的犯罪动机使他铤而走险。

只要走出这天山，走进白云山下的那座古城，自己就会摇身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与其在这大漠里同犯人一样的“服刑”，倒不如冒险出去闯荡一回，看看外面的世界。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付出

代价又如何改变人生？

王新发是他走向这条风险之路的向导。这条路能不能走？陈新荣彷徨过，犹豫过，但最终没有抵挡住王新发那强有力的蛊惑。

和王新发头一回打交道是在他第一次逃跑被抓回来之后。

“队长，我不怀疑法律的公正无私，可我确信法律有隙可乘，我是无罪的，坐的是冤狱。我坦荡地说，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作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公司经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更没有犯罪的故意，但做为一名老板，我承认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疏漏使国家财产暂时蒙受损失。做生意嘛，赔了，可以再赚回来。至于什么大吃大喝，大请大送，经济不清，作风不正，全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我离不开我的公司，离不开我的事业，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无端地在这里耗费生命意味着什么？”

王新发真的是蒙受冤屈的好人？他那善于言表的辞令，他那近乎坦诚的表白，多多少少打动了作为管教干部的陈新荣。

王新发是个“能人”。经过几次接触，陈新荣对王新发的印象渐渐地固定下来。“犯人”与“能人”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犯人中确实确实有不少“能人”，高知、高工、总经理、大老板、高干子弟、百万富翁，在狱内，诸如此类的“能人”并不鲜见。他们虽然同样地接受共和国法律的制裁，可他们的知识、人格却同样地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

接触多了，王新发越来越觉得陈新荣可以成为自己的俘虏，于是，他竭尽全力，向陈新荣展开了一次次心理攻势。谈金钱的魅力，谈生财之道，谈奢侈的享受，谈五星级宾馆的豪华，谈桑拿浴的快活，谈保龄球的高雅，谈皇冠轿车的舒适，谈卡拉OK的时髦，谈征服少女的技巧，谈国外风光的奇特，谈黄色录像的刺激……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自己的生活真无奈。每次和王新发接触，陈新荣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这么枯燥，每天和犯人一起出工、收工，和犯人一样打发着一个

个难以打发的时日。世界这么大，七彩的生活是那么令人眩目，为何偏偏要自己在这里受苦？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可怜又可悲。

“陈管教，我不配和你交朋友，可我的直觉告诉我，你是个好。这是因为你能理解人。在当今世界上，理解是最时髦的一种学说，尽管我们所处的地位悬殊，可我还是将你视为最可信赖的人。身陷囹圄我无力脱身，最令人担心的是我手下的那个刚刚振兴的跨国公司，几百号人，上千万资产，还有设在香港的分公司，让我如何放心得下，如果你不见外，如果你认为我可以信赖，我委任你为该公司代理总经理，从我的银行存款中拨出 30 万元到你名下，这样一来，于国于民与人都有利，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一番毫无意义的许诺，一张毫无价值的“空头支票”，出奇地征服了自叹命运不济的陈新荣。面对这海市蜃楼般的幻境，陈新荣越来越想入非非。他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妙般的世界，金钱、美女、摩天大楼正微笑着向他招手。

他无法抵御这激动人心的诱惑，昏昏然打开了监门，和王新发一起逃出监狱。黑夜孕育着光明，也隐藏着罪恶。过度的紧张和疲劳使陈新荣精疲力尽，昏厥倒地，望着这茫茫沙漠，沉沉黑夜，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无法逃避的陷阱。

身前是引路的魔鬼，身后是可怕的监狱，身下是柔软的沙滩，四周是沉寂的黑夜。陈新荣丝毫不敢懈怠，稍事喘息后，用力支撑起失重的身子，挣扎着爬起来。

汽车！绝望中陈新荣发出一声狂妄的惊叫，注视着天边那两个若明若暗游移不定的光点，他象是看到了生命之光的再现。

“快，拦车！”天无绝人之路，一旦拦上汽车，天亮之前赶到乌市，买张火车票混上火车，到了广州、深圳，再跨过罗湖桥，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陈新荣打着如意算盘，拚命朝公路边跑去。

停车，快停车！

透过挡风玻璃和两道明亮的灯光，司机看清了站在路中央的拦车人。在灯光的照耀下，大檐帽上那块标志身份的盾牌熠熠生

辉。

“我是乌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抓住了1名逃犯，辛苦你，送我回乌市。”

对这位穿制服的拦车人和他的请求，司机深信不疑，可令他为难的是，回乌市这来回300多公里，实在是冤枉路。

“同志，如果顺路的话没说的，可我……”

“上车吧！辛苦一趟。”陈新荣说什么也不能放弃这次求生的机会，见司机不情愿，强行登车。

汽车调转头，被胁迫着朝乌市开去。

(三)

兵分两路，一路在火车站化装候捕；一路配合派出所在火车站附近清查旅馆。副参谋长陈飞鹏作了战斗部署，率第一小组到火车站守候。

天亮了，乌市火车站的晨钟敲醒了赶早的人们。迎来送往的人流涌进候车室、售票厅。售票厅前那游蛇般的队伍在不断地伸展。

陈飞鹏悄然挤进了那秩序井然的购票长龙，那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前方每一位购票的乘客。

“身着公安制服，年龄35岁，神色疲惫，面容紧张，手中没有行李，周围有一个盯梢的同伙……”作为一名侦察员，陈飞鹏已经掌握了有关罪犯的资料，给罪犯描绘出一个大体的轮廓。

购票的长龙缓缓地向前蠕动着，和所有急切等待购票的乘客不同，陈飞鹏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又不为人知地排到“龙”尾。

经过一夜的奔波，如愿以偿地到了乌市。陈新荣、王新发各自做了分工，由王新发负责筹集盘缠，陈新荣去火车站买票。两人分头行动，规定了联络地点、联络时间和联络电话号码。王新发不敢延误，分手后立即到一个亲戚家去弄钱；陈新荣也不敢怠慢，急匆匆地朝火车站奔来。

望着长长的购票队伍，陈新荣少了几份耐心，径直朝售票口挤

去。

嘴，等不急了，陈飞鹏看得真切：穿公安制服，年龄相当。是他？非他？职业的敏感不会让他放弃任何一个疑点。

陈飞鹏给身边穿便服的参谋杨新平使了一个眼神，两人一起迅速接近目标。

“喂，按秩序排队买票，不要加塞。”陈飞鹏边喊边拉住那位不“自觉”的大檐帽。

大檐帽回过头来，见身后的两位非同寻常之辈。加之，周围的购票者侧目而视的眼神，没敢发作。

“对不起，执行紧急任务。”大檐帽神色不大自然地搪塞。

好一个“执行紧急任务”，陈飞鹏仔细地审视着站在面前的大檐帽，身上落满灰尘，眼角布满血丝，神色紧张而不正常。

“对不起，我们也在执行公务，请问从哪里来？”陈飞鹏诘问。

闻听“执行公务”，陈新荣意识到来者不善。真的被他们盯上了，不会这么快吧？他故作镇静地回答：“我是乌市刑警队的。”

“嗨，怪了，我也在刑警队工作，怎么不认识你？”陈飞鹏以谎测谎。

“噢，我原来在刑警队干过，后来调兵团工作。”这一回陈新荣说了实话。

“叫什么名字？”

“陈新荣。”

好一个陈新荣，我们抓的就是你。

“陈新荣，要老实交待，你的同伙在哪里？”在车站公安派出所，突击审讯陈新荣。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什么同伙不同伙的。”陈新荣在狡辩。

“别再演戏了，王新发在哪里？”陈飞鹏单刀直入地问。

陈新荣见事已彻底败露，顿时浑身颤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了裤兜。

“把手举起来！”陈飞鹏眼疾手快，一个箭步上前，从陈新荣的口袋里掏出一把匕首。

“带匕首不会是自杀吧，既然要杀人，我倒替你试试这把匕首磨得快不快。”说话间，陈飞鹏将匕首架在了陈新荣的脖子上。

扑通！陈新荣双膝跪地，浑身筛糠。“求求您了，千万不能！”

“嚯！你也怕放血？”

“不不，求求您了，千万不能！”

陈新荣见真的要给他放血，只得道出隐情：“匕首上涂有砒霜。”

“好你小子，够狠毒了！快说实情，王新发在哪里？”

陈新荣见抵赖无法过关，只得从实招来。

“我们来乌市后，在农一师驻乌办事处订了房间，作为联系地点，王新发的大哥在自治区林业厅工作，他去筹钱，下午6点电话联系。”

“是实话？”

“全是实话。”

陈飞鹏看看表：5点30分，他从容地作了部署，等待着另一条鱼上钩。

“喂，三楼服务台吗？我找301房间姓陈的接电话。”6时整，三楼服务台电话响了，接电话的原是内卫参谋杨新平。

“请等一等。”杨参谋放下电话，迅速与市话局取得联系。经查，电话从火车站公用电话亭打来。杨参谋用对讲机将情况如实地向车站候捕小组报告。

一切布置停当，杨新平抓起电话：“喂，301姓陈的客人让我转告，请你在火车站等，他马上动身。”为了稳定王犯，杨参谋略施小计。

王犯走出电话亭，做贼心虚地在周围看了看动静，未见异常，放心地朝候车室走去。

坐在候车室不为人注意的角落，王新发破帽遮颜，目不转睛地

盯着大门，急切地等待着与陈新荣会面。

此刻，与王新发心情迥然不同的陈新荣极不情愿地看到这难堪的会面，可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寻找他的同伙。

远远地看到陈新荣的身影在候车室门口出现，王新发欣喜若狂地朝大门口奔来。

“干部，我在这里。”王新发唯恐陈新荣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边跑边打招呼。

陈飞鹏见鱼自动上钩，不由分说，一个漂亮的抓腕别臂，给王新发戴上了手铐。

“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有事找我们干部说。”王新发顿时懵了头。

当他清楚地看到“干部”陈新荣那失去自由的手，自顾不暇时，适才明白这次失败的大逃亡已告结束。

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发生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管教干部走进了他不该去的地方。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个用惊叹号结束的故事，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深思？

武警在行动

傅月琳

楔子

初冬。

一股寒流过早地袭击华东地区，顿时，江南大地寒风凛凛，气温表水银柱徘徊在 0℃ 以下。刚刚和金秋的果子吻别的江南大地显得特别空旷、辽阔，西北风卷着尘土在田野里一无阻挡地呼啸着，肆无忌惮地袭扰、扫荡……

人们积衣囤粮，迎着又一个寒冬。

就在这个时刻，浙江大地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枪杀人案。

4 名罪犯潜入衢州某部弹药仓库，窃取 6 支“五四式”手枪、2 支冲锋枪、1000 余发子弹，并枪杀了 1 名无辜青年。

罪犯的暴戾和血腥的残杀，威胁着衢州，威胁着社会，和平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忧心忡忡，人心惶惶。

于是，共和国的战士——英勇的武警浙江部队的官兵，为捍卫法律的尊严，惩治罪犯，保护社会的平安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拿起武器，投入了一场紧急的围捕罪犯的战斗。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暴乱与反暴乱你死我活的战斗。

兵贵神速

11 月 18 日凌晨。梦的世界，凛冽的寒风在大地上弥漫，人们

还紧裹着被窝做着美梦、打着鼾声在悠闲地酣睡，大地显得一片宁静。

在杭城省武警总队值班室，一阵急促而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有情况！”值班员在警觉地拿起话筒的同时，打开了值班记事本。

“省武警总队吗？我是省公安厅。有紧急情况通报。”电话里传出对方值班员急促的话音，“衢州市发生了盗枪大案……”

值班员抬腕看了看表，时间：凌晨5时。

十万火急，刻不容缓。

省武警总队总队长程兆富接到情况通报后，立即赶到办公室。

总队作战值班室，灯火通明，气氛异常紧张，两张方桌合成的会议桌平放中央，桌上铺着天蓝色的台布，墙上有一张偌大的作战图，这是全省武警最高作战指挥机关。曾有多少次捕歼战斗的作战方案在这里制定，有多少道作战命令从这里发出，从而又使多少顽固、凶诈的罪犯落入法网。领导们围桌而坐，在银白色的荧光灯的照耀下，他们缺少睡眠的脸部象涂了一层“黄油”。

“同志们，现在有个紧急情况要通报。”程总队长用严肃的口吻说，“刚才接到省公安厅通知，有4名罪犯在衢州盗窃了部队的枪支弹药后逃窜，要求我们立即组织部队追捕。”

程总队长走到墙边，打开天蓝色的帘布，一幅标有各种目标记号的全省作战地图呈现眼前。程总队长用教鞭指了指罪犯作案地点，对大家说：“根据报告的情况，罪犯从这里作案后，可能往江西玉山方向逃跑。我们是否把目标放在玉山，按照金华片捕歼战斗方案的第一号计划，组织精干的兵力用最快的速度扑向玉山，打罪犯一个措手不及。”

武警浙江省总队担负着全省的安全保卫任务。平时，他们对部队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根据不同地区、地域环境条件和罪犯可能采取作案的手段，进行山地围歼、海岛围歼、城市围歼等战斗方案

训练，一旦哪里出现“狼迹”，就可以根据“方案”立即对罪犯活动地带实行设卡、堵截和包围，撒下天罗地网，使罪犯插翅难逃。

程总队长坐回自己的位置，点燃了一支烟，这是他的习惯。每当在一个关键性的决定形成前，他总要吸烟，为的是清理一下思绪，同时也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作为浙江武警的最高指挥官，曾指挥过多次捕歼战斗，在分析敌情时，他做到细致而周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做决定时，沉着、果断。因此，每打一仗，就胜利一次。

大家的意见同程总的分析完全一致。程总站了起来说：“离玉山最近的是二支队十二中队，现在，我命令：二支队十二中队派一个尖刀排火速向玉山追击；二支队机枪中队和三支队三中队全部兵力支援玉山；靠近衢州的第二、三支队和丽水支队加强各交通要道的设卡、堵截；全省机动部队作好战备，不能让一个罪犯漏网。要记住，这伙是带枪的罪犯，他们多存在一分钟，对群众就多一分危险。”

顿时，省武警总队办公大楼里，一道道命令化为一道道电波、一个个电话通往各部队。

从战斗部署到发出追击命令，只用了短短的 10 几分钟，部队就进入了战斗状态，布下了恢恢法网。

兵贵神速。正在衢州检查工作的总队副参谋长许宝银担任一线指挥，他接到命令后立即赶赴现场。总队参谋长胡周法带领“前指”随公安厅副厅长周宝兴立即从杭州驱车赶往玉山。

最先接到追捕命令的二支队机枪中队已经向玉山挺进。汽车在行进中，中队干部作着紧急动员。这个中队素有围歼罪犯的丰富经验，曾荣获战功。1984 年元旦期间，江西省的 4 名盗枪犯逃到浙江，无恶不作，滥杀无辜，被围困在衢州沟溪口村时，当时就是由机枪中队的指战员连续 12 个小时潜伏在深深的雪地里守候，最后，他们用无坐力炮轰掉了罪犯藏身的窝点，歼灭了全部罪犯。武警总队给中队记了集体二等功，中队领导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18日早晨,机枪中队接到命令后,不到5分钟,战士们就全副武装,迅速登车,开往目的地。

与此同时,距玉山最近的十二中队接到命令后,尖刀排快速组成,用了3分钟,全副武装,在支队参谋长苏同海带领下直扑玉山。

寒风呼啸,车轮滚滚。在浙赣公路上,闪烁着警灯,鸣响着警报,一辆辆标有“WJ”符号的小车、卡车从不同地点驰向同一目标。

黑色幽灵

深夜,天黑得象一口倒扣的锅,大地一片寂静。

在接近玉山县城的公路上,4个黑色“幽灵”出现了,走在最西边的是为首分子郑雪华,他身高约1.7米,头戴绛紫色礼帽,帽檐下藏着一副憔悴的脸。身着一套上黄下蓝的老式军装,脚穿白色回力鞋,右肩背1支冲锋枪,拖着沉重的双脚显得很疲惫。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同伙李建军、徐武劲、王建伟。

郑雪华已经估计到,郑连生在衢州败露后,公安部门肯定会找他们“算帐”。

死心塌地的郑雪华是不甘心失败的。好不容易弄来这些武器弹药,组织起“武装力量”,自己的目的还没有实现呢,岂能善罢甘休?他恨郑连生,要不是他的暴露,也不必这样紧张。现在,已盗了枪,杀了人,只有干到底了。

此刻的郑连生,正坐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坦白“盗枪”的犯罪经过。

11月16日夜晩,衢州市郊的空军某部弹药仓库,被漫天迷雾笼罩。他和郑雪华一前一后,猫着腰悄悄地向这座库房摸去。他们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尽管黑暗,但还是顺顺当当翻过墙,敲开窗,一个纵身跳了进去,另一个在外放风。

郑雪华曾因勾结郑连生盗窃钢材、水泥和汽车、冰箱等物,前不久被当地公安派出所收容审查。收审期间,2人不但不改过,反而乘看管人员不在之机,越墙逃跑。